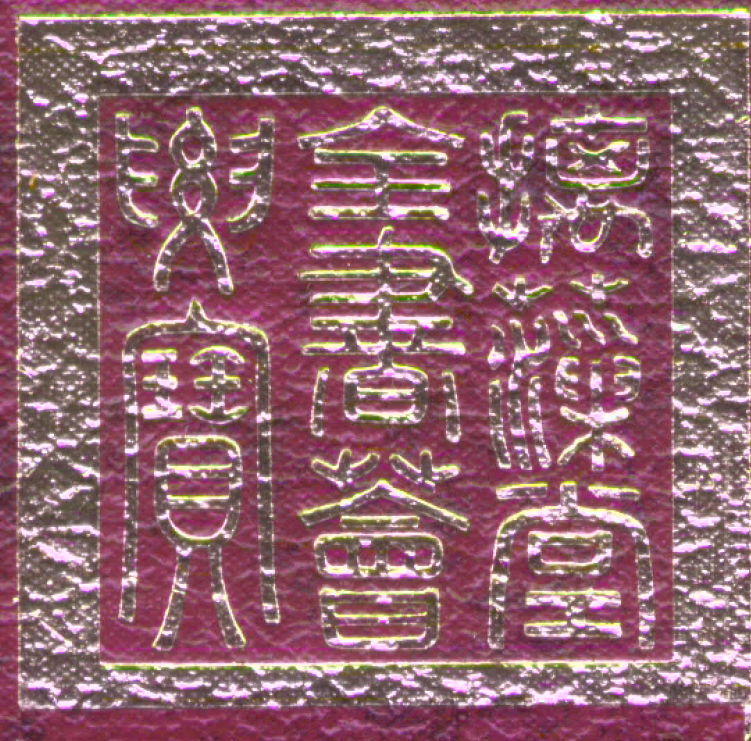




世界書局印行

景印
摘錄堂

四庫全書卷要

文部
第一四一冊
故事類

世界書局印行

景印
摘藻堂

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第一四一冊
故事類

本冊目次

書名及撰人

卷次

頁次

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有上下等分卷者以一卷計）序 一卷目錄一卷 宋馬端臨撰	卷一至卷二十七	二二七—一
--	---------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自序

臣金士松詳校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製重刻文獻通考序

朕允儒臣之請校刊三通通典既竣即以文獻通攷付

御製重刻文獻通考序

聖祖仁皇帝命禮臣補訂殘缺

御製序文梓行宇內顧簡帙錄重年久不無漫漶今悉仿

十三經二十二史成式刊訂蓋於是家有其書矣朕惟

會通古今該洽載籍薈萃源流綜統同異莫善於通考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重刻文獻通考序

之書其攷覈精審持論平正上下數千年貫穿二十五

代於制度張弛之迹是非得失之林固已燦然具備矣

夫帝王之治天下也有不敝之道無不敝之法網常倫

理萬世相因者也忠敬質文隨時損益者也法久則必

變所以通之者必監於前代以為之折衷大哉我

聖祖之序曰有治人無治法師古者師其意不師其跡誠

體此意而因其可因損益其所當革因時以制宜理得

而事舉則是編也誠考據之資可以羽翼經史裨益治

道豈淺鮮也哉是為序

乾隆戊辰冬十二月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重刻文獻通考序

二

奉

旨開列校刻文獻通考諸臣職名

監理

和碩

和親

王臣弘晝

武英殿總裁

吏部

左

侍

郎臣德齡

兵部

左

侍

郎臣王會汾

國子

監

祭

酒臣陸宗楷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職名

提調

翰林院

編

修臣林蒲封

原任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今加七品銜臣陳浩

校對

翰林院侍讀學士今陞禮部右侍郎臣齊召南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臣程景伊

左春坊

左

諭

德臣羅源漢

原任左春坊

左

中

允臣程恂

左春坊左贊善臣沈慰祖

翰林院編修臣王檢

翰林院編修臣儲麟趾

翰林院編修臣楊述曾

翰林院編修臣史貽謨

翰林院編修臣鄭虎文

翰林院編修臣李清時

翰林院編修臣李友棠

原任翰林院編修臣陸樹本

翰林院檢討臣阮學浩

原任翰林院檢討臣萬松齡

原任翰林院編修今以知縣用臣邱柱

原任翰林院檢討今以知縣用臣周世紫

校錄

貢生臣劉岱

貢生臣潘輝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職名

二

貢生臣謝霖

貢生臣李泓

貢生臣申居鄖

貢生臣杜桂

貢生臣盧殿人

貢生臣楊志梁

貢生臣葉廷推

武英殿監造

內務府錢糧衙門郎中兼佐領加六級紀錄十六次臣永保

內務府錢糧衙門員外郎兼佐領加一級紀錄五次臣永忠

內務府廣儲司員外郎臣永泰

內務府廣儲司司庫加一級紀錄五次臣三格

監造加一級臣李保

監造加二級臣姚文彬

庫掌臣虎什泰

庫掌臣高永仁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職名

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文獻通考抄白

皇帝聖旨裏饒州路達魯花赤總管府承奉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掾史周仁榮承行劄付近據本路申准弘文輔道粹德真人關欽奉聖旨節諫行法錄有本事的好人教尋訪將來者今訪至本路竊見樂平州儒人馬端臨前宋宰相碧梧先生之子知前代之典章識當時之體要以所見聞著成一書名曰文獻通考凡二十四類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抄白

三百四十八卷天文地理禮樂兵刑財用貢賦官職選舉學校經籍郊祀封建戶口征役之屬可謂濟世之儒有用之學解到繕寫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并序目共計六十八冊得此送據江浙儒司校勘得堪以傳授移准中書省咨來咨饒州路申准弘文輔道粹德真人關樂平州儒人馬端臨著成書曰文獻通考凡二十四類三百四十八卷治國安民可謂濟世之儒令人繕寫成帙官為鏤板以廣其傳得此行據本路繕寫完備計

六十八冊校勘無差本省今將文獻通考隨此發去咨請照驗准此送據禮部呈翰林國史院考校得馬端臨所著文獻通考凡二十四類三百四十八卷纂集古今浩汗談博殫極精力用志良勤有益後學如蒙准呈移咨本省於贍學錢糧內刻板印行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咨請依上刊印施行准此省府仰照驗依上施行仍委自總管段通議提調選能書儒人真楷謄寫就令馬端臨校勘無差於本路緊管贍學錢糧內計料合用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抄白

紙板工價兩平願買刊印具依准申省奉此照得近承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劄付欽奉聖旨節諫王真人根底與五箇鋪馬教直南田地裏名山去處尋訪行法錄有本事的好人有呵交各處官司依著在先世祖皇帝時分起發好人的體例與氣力起發上來欽此除欽遵外延祐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准弘文輔道粹德真人關尋訪至饒州路據本路儒學狀申准本路楊教授關諫竊見本路樂平州儒人馬端臨前宋宰相碧梧先生之子

昨蒙都省咨發再任衢州路柯山書院山長見類各路儒學教授選內即目閑居聽除本儒行履端純詞章雅麗家傳鼎鼎之譜幼繙館閣之儲知前代之典章識當世之體要以所見聞著為成書名曰文獻通考凡二十四類三百四十八卷天文地理禮樂兵刑財用貢賦官職選舉學校經籍郊祀封建戶口征役之屬凡於治道有關者無不彪分彙列井井有條治國安民特舉而措之耳此可謂濟世之儒有用之學其書本儒用心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抄白

三

餘年卷帙繁多非可卒致今先將所定序目一本繳連前去蚤為轉申上司令人繕寫成帙校勘完備官為鏤板以廣其傳非惟不負本儒平生所學抑且於世教有所補益關請施行准此行據本路儒學申令儒人馬端臨騰寫到所撰文獻通考序目一樣三本裝褙完備內將二本繳申省府并集賢院照詳外將一本開發弘文輔道粹德真人收管又准關文談於江浙行省計稟得上項文集已行劄付貴路騰寫成帙解省去訖關請將

文獻通考騰寫成帙校勘無差裝褙發來呈院准此行下儒學依上騰寫呈解延祐六年七月十二日承奉省府劄付繕寫成帙校勘無差解省奉此行下本州委自同知竇承直提調禮請馬端臨繕寫到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并序目共計六十八冊校正無誤裝褙完備本路具解差人齎赴省府投呈去後今奉前因照得本路元解文獻通考六十八冊雖奉省府劄付咨發都省轉發翰林國史院考校得馬端臨所著文獻通考用志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抄白

四

良勤有益後學令本路總管段通議提調選能書儒人騰寫刊印別不見發元解校勘過的本文籍為此總府除已關請總管段通議依奉省府劄付所行提調外合下仰照驗速為差委有俸人員禮請馬端臨親齎所著文獻通考的本文籍赴路騰寫校勘刊印施行須至指揮

右下樂平州准此

至治二年六月 日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進文獻通考表

臣壽衍言臣於延祐四年七月恭奉聖旨給賜驛傳令臣壽衍尋訪道行之士者臣竊謂野有遺賢非弓旌而莫致朝能信道必簡冊之是稽爰竭愚衷用干聖聽欽惟皇帝陛下勵精圖治虛己待人一視同仁若神堯之御下九功惟敘體大禹之協中陰陽順而風雨時禮樂興而刑罰中是皆陛下本乎清淨臻茲太平下至飛潛動植之微均被鼓舞甄陶之化使指所及雖芻蕘之言必詢人才之難由杞梓之朽弗棄是以采儒流之著述庶幾益聖主之謀猷臣伏覩饒州路樂平州儒人馬端臨乃故宋丞相廷鸞之子嘗著述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總二十四類其書與唐杜佑通典相為出入杜書肇自隆古以至唐之天寶今馬氏所著天寶以前者視杜氏加詳焉天寶以後至宋寧宗者又足以補杜氏之闕其二十四類類各有考一曰田賦二曰錢幣三曰戶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一

口四曰職役五曰征權六曰市糴七曰土貢八曰國用九曰選舉十曰學校十一曰職官十二曰郊社十三曰宗廟十四曰王禮十五曰樂十六曰兵十七曰刑十八曰經籍十九曰帝系二十曰封建二十一曰象緯二十二曰物異二十三曰輿地二十四曰四裔其議論則本諸經史而可據其制度則會之典禮而可行思惟所作之勤勞恐致斯文之隱沒謹謄書於楮墨遠進達於蓬萊幸垂乙夜之觀快覩五星之聚臣壽衍冒犯天威無任戰兢惶懼屏營之至臣壽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二

延祐六年四月 日弘文輔道粹德真人臣王壽

衍上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九千三百十九 史部

文獻通考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自序

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繁然者矣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然則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為紀傳書表紀傳以述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二

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為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至司馬溫公作通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跡十七史之紀述萃為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竊嘗以為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談一

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為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斂選舉之規以至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溫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三

宜究心乎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繁然可考其後宋白嘗續其書至周顯德近代魏了翁又作國朝通典然宋之書成而傳習者少魏嘗屬稿而未成書今行於世者獨杜公之書耳天寶以後蓋闕焉有如杜書綱領宏大考訂談治固無以議為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略則夫節目之間未為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無遺憾焉蓋古者因田制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之於田制之外也古者

任土作貢貢乃包篚之屬非可雜之於税法之中也乃若敘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敘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汨敘兵則盡遺賦調之規而姑及成敗之跡諸如此類寧免小疵至於天文五行藝文歷代史各有志而通典無述焉馬班二史各有諸侯王列侯表范曄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歷代封建王侯未嘗廢也王溥作唐及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門以敘各帝歷年之久近傳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者

倣之而唐以前則無其書凡是二者蓋歷代之統紀典章係焉而杜書亦復不及則亦未為集著述之大成也愚自蚤歲蓋嘗有志於綴緝顧百憂薰心三餘少暇吹竽已溢汲綆不修豈復敢以斯文自詭昔夫子言夏殷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徵釋之者曰文典籍也獻賢者也生乎千百載之後而欲尚論千百載之前非史傳之實錄具存何以稽考儒先之緒言未遠足資討論雖聖人亦不能臆為之說也竊伏自念業紹箕裘家藏墳

索挿架之收儲趨庭之問答其於文獻蓋庶幾焉嘗恐一旦散軼失墜無以屬來哲是以忘其固陋輒加考評旁搜遠紹門分彙別曰田賦曰錢幣曰戶口曰職役曰征權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俱倣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則續而成之曰經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則通

典元未有論述而採摭諸書以成之者也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採而錄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史傳之紀錄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則竊著已意附其後焉命其書曰文獻通考

為門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而其每門著述之成
規考訂之新意各以小序詳之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難
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
為也陳壽號善敘述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然所著二
史俱有紀傳而獨不克作志重其事也況上下數千年
貫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學陋識操觚竄定其間雖復
窮老盡氣劇目鉅心亦何所發明聊輯見聞以備遺忘
耳後之君子儻能芟削繁蕪增廣闕略矜其仰屋之勤

而俾免於覆車之愧庶有志於經邦稽古者或可考焉
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里公侯
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王畿之內復有公
卿大夫采地祿邑各私其土子其人而子孫世守之其
土壤之肥磽生齒之登耗視之如其家不煩考覈而姦
偽無所容故其時天下之田悉屬於官民仰給於官者
也故受田於官食其力而輸其賦仰事俯育一視同仁
而無甚貧甚富之民此三代之制也秦始以宇內自私

一人獨運於其上而守宰之任驟更數易視其地如傳
舍而閭里之情偽雖賢且智者不能周知也守宰之遷
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受其姦散無窮故秦漢以
來官不復可授田遂為庶人之私有亦其勢然也雖其
間如元魏之泰和李唐之貞觀稍欲復三代之規然不
久而其制遂墮者蓋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復行故也
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
下奉一人矣三代以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

田而始捐田產以予百姓矣秦於其當與者取之所當
取者與之然沿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割裂
其土宇以啓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畝以召怨
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
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
其丁中始於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鞅唐租庸調
之良法壞於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稱而後之為國者
莫不一遵其法一或變之則反至於煩擾無稽而國與

民俱受其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作田賦考第一敘歷代因田制賦之規而以水利屯田官田附焉凡七卷

生民所資曰衣與食物之無關於衣食而實適於用者曰珠玉五金先王以為衣食之具未足以周民用也於是以適用之物作為貨幣以權之故上古之世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

刀布即古錢之名

然珠玉黃

金為世難得之貨至若權輕重通貧富而可以通行者惟銅而已故九府圜法自周以來未之有改也然古者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自序

七

俗朴而用簡故錢有餘後世俗侈而用靡故錢不足於是錢之直日輕錢之數日多數多而直輕則其致遠也難自唐以來始制為飛券鈔引之屬以通商賈之厚齎貿易者其法蓋執券引以取錢而非以券引為錢也宋慶歷以來蜀始有交子建炎以來東南始有會子自交會既行而始直以楮為錢矣夫珠玉黃金可貴之物也銅雖無足貴而適用之物也以其可貴且適用者制幣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於以楮為幣則始以無用為用

矣舉方尺腐敗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寒藉以衣饑藉以食貧藉以富蓋未之有然銅重而楮輕鼓鑄繁難而印造簡易今捨其重且難者而用其輕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銅之禁上無搜銅之苛亦一便也作錢幣考第二凡二卷

古者戶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後世生齒繁而多窳惰之輩鈞是人也古之人方其為士則道問學及其為農則力稼穡及其為兵則善戰陣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是以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自序

八

千里之邦萬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國而扞城其民民眾則其國強民寡則其國弱蓋當時國之與立者民也光祿既分風氣日漓民生其間才益乏而智益劣士拘於文墨而授之介冑則慚農安於犂鋤而問之刀筆則廢以至九流百工釋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以繁夥其肩摩袂接三孱不足以滿隅者總總也於是民之多寡不足為國之盛衰官既無藉於民之材而徒欲多為之法以征其身戶調口賦日增月益上之人厭棄賤薄不

倚民為重而民益窮苦憔悴祇以身為累矣作戶口考
第三敘歷代戶口之數與其賦役而以奴婢占役附焉
凡二卷

役民者官也役於官者民也郡有守縣有令鄉有長里有正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在軍旅則執干戈興土木則親畚鍤調征行則負羈縻以至追胥力作之任其事不同而皆役於官者也役民者逸役於官者勞其理則然然則鄉長里正非役也後世乃虐用其民為鄉長里正者不勝誅求之苛各萌避免之意而始命之曰戶役矣唐宋而後下之任戶役者其費日重上之議戶役者其制日詳於是曰差曰催曰義紛紜雜襲而法出姦生莫能禁止噫成周之里宰黨長皆有祿秩之命官兩漢之三老嗇夫皆有譽望之名士蓋後世之任戶役者也曷嘗凌暴之至此極乎作職役考第四敘歷代役法之詳而以復除附焉凡二卷

征權之途有二一曰山澤茶鹽坑冶是也二曰關市酒

酤征商是也蓋言利者則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而欲與民庶爭貨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善言利者則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強擅之關市貨物之聚而商賈擅之取之於豪強商賈以助國家之經費而毋專仰給於百姓之賦稅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經國之遠圖也自是說立而後之加詳於征權者莫不以藉口征之不已則併其利源奪之官自煮鹽酤酒採茶鑄鐵以至市易之屬利源日廣利額日重官既不能自辦而豪強商賈之徒又不可復擅然既以立為課額則有司者不任其虧減於是又為均派之法或計口而課鹽錢或望戶而權酒酤或於民之有田者計其頃畝令於賦稅之時帶納以求及額而征權遍於天下矣蓋昔之權利曰取之豪強商賈之徒以優農民及其久也則農民不獲豪強商賈之利而代受豪強商賈之權有識者知其苛橫而國計所需不可止也作征權考第五首敘歷代征商之法鹽鐵始於齊則次之權酤始於漢權茶始於唐則又次

之雜征斂者若津渡間架之屬以至漢之告緡唐之率貸宋之經總制錢皆衰世一切之法也又次之凡六卷市者商賈之事也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所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說則昉於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市易曰和買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糴粟者也而糴之說則昉於齊桓公魏文侯之平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曰和糴皆

以平糴藉口者也然泉府與平糴之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滯於民用也則官買之糴之及其適於民用也則官賣之糴之蓋懋遷有無曲為貧民之地初未嘗有一毫征利富國之意然沿襲既久古意寢失其市物也亦諉曰權蓄賈居貨待價之謀及其久也則官自效商賈之為而指為富國之術矣其糴粟也亦諉曰拯貧民穀賤錢荒之弊及其久也則官未嘗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積粟之入矣至其極弊則名曰和買和糴而強配數

目不給價直鞭笞取足視同常賦蓋古人恤民之事後世反藉以厲民不可不究其顛末也作市糴考第六凡二卷

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甸服有米粟之輸而餘四服俱無之說者以為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賦所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故不輸粟然則土貢即租稅也漢唐以來任土所貢無代無之著之令甲猶曰當其租入然叔季之世務為苛橫往往租自租而貢自貢矣

至於珍禽奇獸裘服異味或荒淫之君降旨取索或姦諂之臣希意創貢往往有出於經常之外者甚至指留官賦陰增民輸而命之曰羨餘以供貢奉上下相蒙苟悅其名而於百姓則重困矣作土貢考第七凡一卷賈山至言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名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而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

也然則國之廢興非財也財少而國延財多而國促其效可觀矣然自周官六典有太府又有王府內府且有惟王不會之說後之為國者因之兩漢財賦曰大農者國家之帑藏也曰少府曰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唐既有轉運度支而復有瓊林大盈宋既有戶部三司而復有封樁內藏於是天下之財其歸於上者復有公私恭儉賢主常捐內帑以濟軍國之用故民裕而其祚昌淫侈僻王至靡外府以供耳目之娛故財匱而其民怨此

又歷代制國用者龜鑑也作國用考第八敘歷代財計首末而以漕運賑恤蠲貸附焉凡五卷
古之用人德行為首才能次之虞朝載采亦有九德周家賓興考其德行於才不屑屑也兩漢以來刺史守相得以專辟召之權魏晉而後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皆考之以里閭之毀譽而試之以曹掾之職業然後俾之入備王官以階清顯蓋其為法雖有愧於古人德行之舉而猶可以得才能之士也至於隋而州郡僚屬

皆命於銓曹措紳發軔悉由於科目自以銓曹署官而所按者資格而已於是勘籍小吏得以司升沉之權自以科目取士而所試者詞章而已於是操觚末技得以階榮進之路夫其始進也試之以操觚末技而專主於詞章其既仕也付之於勘籍小吏而專校其資格於是選賢與能之意無復存者矣然此二法者歷數百年而不可以復更一或更之則蕩無法度而僥濫者愈不可澄汰亦獨何哉又古人之取士蓋將以官之三代之時法制雖簡而考核本明毀譽既公而賢愚自判往往當時士之被舉者未有不入官初非有二途也降及後世巧偽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為取士之途銓選為舉官之途二者各自為防閑檢柅之法至唐則以試士屬之禮部試吏屬之吏部於是科目之法銓選之法日新月異不相為謀蓋有舉於禮部而不得官者不舉於禮部而得官者而士之所以進身之塗輒亦復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於是立舉士舉官兩門以談之作選

舉考第九凡十二卷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謂學校至不一也然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及考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屬民而讀法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黨正即一黨之師也州長即一州之師也以至下之為比長閭胥上之為鄉遂大夫莫不皆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自序

十五

然蓋古之為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為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蓋役之則為民教之則為士官之則為吏鈞是人也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趨政與教始殊途於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為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從學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舊習而從事乎簿書期會之新規

古人有言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後之為吏者皆以政學者也自其以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全蹄也國家之學宮皆芻狗也民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又況榮途捷徑旁午雜出蓋未嘗由學而升者滔滔也於是所謂學者姑視為粉飾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為無益於興衰理亂之故矣作學校考第十敘歷代學校之制及祠祭褒贈先聖先師之首末幸學養老之儀而郡國鄉黨之學附見焉凡七卷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自序

十六

古者因事設官量能授職無清濁之殊無內外之別無文武之異何也唐虞之時禹宅揆契掌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禮羲和掌歷夔典樂益作虞垂共工益精而論道經邦粗而飭財辨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聖賢也後之居位臨民者則自詭以清高而下視曲藝多能之流其執技事上者則自安於鄙俗而難語以輔世長民之事於是審音治歷醫祝之流特設其官以處之謂之雜流擯不得與搢紳伍而官之清濁始分矣昔在成周設